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赴英國 Botton Village 療育社區與華德福教育

考察報告

服務機關：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姓名職稱：成虹飛

派赴國家：英國

出國期間：102/8/5~102/9/6

摘要

此行目的為促進本校華德福中心與國際華德福社群的連繫與交流，汲取國外療育教育與社區經營的經驗，作為未來中心業務發展的借鏡，而前往北英格蘭 Botton Village 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參與性考察。

壹、目的

此行目的為促進本校華德福中心與國際華德福社群的連繫與交流，汲取國外療育教育與社區經營的經驗，作為未來中心業務發展的借鏡，而前往北英格蘭 Botton Village 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參與性考察。

貳、過程

(8/5)：由桃園機場飛往倫敦，再搭火車至 Danby 後，由社區人士接往考察地。

(8/6-9/5)：居住於 Botton Village 社區，參與社區工作與生活，對下列面向進行參與考察：

1. 工作者的培訓方式與培訓內容
2. 特殊需求者在社區的生活照顧方式
3. 社區環境的營造
4. 生機動力農業
5. 社區管理的模式
6. 社區休閒與文化活動
7. 社區的歷史
8. 社區的理念與哲學基礎

(9/6)自倫敦機場返回桃園機場

參、考察心得

兩年前的暑假，我曾經和成真一起去南英格蘭的 Stroud 附近，當了十天的兒童夏令營志工。這個夏令營由華德福高中的學生帶領華德福小學的孩子，大家一同在牧場的草原上搭帳篷生活和遊戲。我和成真主要是擔任廚工，幫忙料理每餐的飲食。我們搭帳

篷居住的牧場原來就是一個叫做 Oaklands Park 的 Camphill 社區，社區的居民住在美麗的屋子和花園裡，當時我們就很好奇他們的生活究竟是怎樣。可惜我們沒有時間和他們往來。但臨走的時候，我買了一本 Karl König（大約是”柯尼克”的發音）醫生的傳記。他是 1939 年帶領著一些流亡年輕人在蘇格蘭亞伯丁創建了第一所 Camphill 社區的靈魂人物。讀了這本傳記，我的心悸動不已。

那個時候，是納粹開始迫害猶太人和身心障礙者，實施種族淨化，也二次大戰爆發的時刻，人類進入最黑暗的一段歷史。König 是猶太人，也是人智學者，在維也納有一群青年追隨者。為了躲避迫害，他們相繼逃離，約定在英國會合。1938 年他們在亞伯丁齊聚，但男生立即就被英國政府當作敵國移民拘留了半年，在這期間由女生們創建了第一所 Camphill，收留身心障礙的孩子一起生活。他們一開始的日子極其貧困艱辛，在納粹鐵蹄正踏遍歐洲，生靈塗炭的最黑暗時代，宛若一絲微弱的人性燭光，拒絕壓迫與絕望。而後逐漸受到重視而發展成一種運動。目前全世界有 119 個 Camphill 社區，遍佈 23 個國家，包含亞洲的印度與越南。山裡的燭光(A candle in the hill) 也成為 Camphill 的象徵。

我在台灣生活長大，我一直覺得我們很需要一種對理想社會生活的想像，但我們的教育和主流意識形態卻不斷灌輸著要拼命搶到、分到比別人更多的東西，甚至不管其他人或社會整體的福祉。Camphill 社區至少提供了一個不一樣的清晰具體的圖像，它不是烏托邦，而是有人不斷用生命去灌溉實現的一種理想。人智學的創始者 Steiner 博士，認為最適合人的社會生活是：”在社區裡人們工作在一起，當個別的工作者對自己的工作產出索求越少，並將這些產出分給其他工作者越多的時候，社區的福祉就越大。同樣的他也允許自己的需求被其他人的工作產出所滿足。”

König 則說得更具體，他認為 Camphill 社區有三個基本要件：

- * 每個人擁有尊貴無上的靈性本質(spiritual nature)，不論任何外在差異，都需要被尊重與信賴
- * 每個人需要努力發展自己的內在生命，不斷尋求自覺與成長

* 需要建立一個真正的社區生活，人們在其中不但是獨立的（independent）個體，更是互相依賴（interdependent）的整體的一份子。

在 Botton Village 生活工作一個月的期間，我與成真交換過彼此的感受，我們都切實體會到了這三個基本要件的存在。

Camphill 社區最特別的一點，是每個同工與村民憑自己的能力工作，都不領薪水，而且每份工作的價值平等。我問柯倫與薩拉，作為同工，將來他們退休了要如何打算？得到的答覆是，他們可以選擇留在社區裡終老一生，或是經由社區的會議評估後，提供一筆資金，作為轉換生活環境的經費。這樣的經濟生活，是我們很不熟悉的，到底它要怎樣運作，值得探討一下。

柯倫告訴我，社區經費的主要來源，是政府社福單位提供給每個村民的各項補助款，例如房租津貼、生活照顧等等。另外私人的捐獻也是重要來源。這些經費都不直接撥給個人，而是納入 Camphill Village Trust (CVT) 信託管理。柯倫說，社區的一切財產，不論房子、車子、或吃的穿的用的，都屬於這個信託所有。

每個家屋一年的經費，是由家長就家庭所需提出預算，在社區的經費分配會議充分討論，針對每個家屋不同的需求協調出優先順序，再決定分配的額度。所以每個家庭每年分到的經費都不一樣，需求較多的家庭就分得多些，其他家庭就少分一些。就個別家庭內部而言，每個家庭成員能支用的金錢額度也不同，同樣按每個人的需求程度來協商決定。

這種按個別需求來協商資源分配的社會制度，基本的精神就是「讓比較需要的人，得到比較多的資源」。這樣的價值觀發人深省。據說國外某些私立華德福學校，教師的薪水還是按個人家庭需求狀況來決定的，好比家有老人或幼兒要撫養，這位教師就多領一些；也曾聽說，家長繳交的學費多寡也可按家庭收入等級來區分，高所得家庭就多繳些，低收入就少繳些。這同樣是種互助價值觀的體現。

這樣的制度在台灣是否可行？我曾利用一些研習場合和學員們討論，是否贊成一所華德福學校「資源少的人，少付出一些或多分到一些？」得到的答案很少是正面的。常

見的提問是：「倘若有人故意浮報自己的需求，因此分得更多或付出更少怎麼辦？誠實的人豈不吃虧？」另一類的質疑是，我努力付出我該付出的一份，為何還要我去補貼別人該自己付出的那一份？」

在台灣社會裡，主流的意見可能會認為這是種不公平的制度。因為我們太習慣資本主義的經濟學，總是脫離不了競爭的邏輯與自我利益的考量，而不太會去考慮整體的需要與他人的利益。我們總希望付出越少越好，分得越多越好，要不然至少自己付出的不能比別人多，或分得的不能比別人少。這樣的思維邏輯常伴隨著一種焦慮，擔心自己吃虧，或擔心別人佔了便宜，有一種怕自己搶不到被別人先搶去的集體焦慮。

眾人皆知，這種自由市場經濟的理論創始者是亞當斯密，相信有隻看不見的手會自然地調節供需，達到整體的平衡。然而，我們今天並沒有經驗到整體的平衡，而是貧富的日益懸殊，社會充滿投機猜疑與剝削壓榨，生態環境遭遇嚴重破壞，全球的經濟處於失衡的危機狀態。這樣的困境每個人都感受到了，許多人都很挫折憤怒，除了抱怨與抗議，卻很少聯合起來採取負責任的行動。

因為我們不懂得互助，只會互相競爭。

據說 Steiner 在 1922 年就針對世界經濟發表了一系列的演講，早已預見了全球化經濟時代的來臨以及它的問題。他主張要把全世界看成一個社會的與經濟的有機體，強調以全人類的福祉為本的社會共同體理念，還有以博愛精神為核心的合作經濟學。他說：「在人們一起工作的社區裡，如果個人對自己工作的收益要求愈少，則社區的福利會越大，亦即，如果個人愈能把自己工作的收益分給別人，而自己的需求也愈是因別人的工作，不是因自己的工作，來獲得滿足，則社區的福利會越大。（林心智譯）」我理解 Steiner 的說法並非在提倡一種理想的社會，而是在描述社會發展的基本道理。換言之，如果違反這個道理，社會整體體質將會不斷惡化，人人受害。這也正是我們現在所經歷到的。

在 Steiner 社會發展圖像中，除了華德福教育是實現文化「自由」的主要路徑，同時還要努力實現「平等」的權利法制和「博愛」的經濟，這是他三元社會的整體主張。台灣的華德福教育運動受到越來越多家長的支持，專注點是要為孩子們選擇理想的教

育，天經地義。然而因為教育體制受到國家過度的控制，長期僵化扭曲，造成家長之間為了爭取孩子進入華德福學校受教的機會，也不得不進行某種競爭，導致弱勢者難以獲得同等的教育資源，使得市場競爭邏輯無可避免地複製，成為台灣華德福學校潛在課程的一部分。這也是華德福教育工作者現階段不得不承擔的矛盾共業，直到眾人協力互助，改變體制，實現真正自由教育的一天。

我認為實現博愛的經濟學還有另一個挑戰，與我們儒家文化的深層結構有關。我相信許多人可以為自己的親人或家庭捨棄自己的利益，以照顧整體的需要，但是很難想像自己也能如此對待非親非故的人。這是儒家文化遠近親疏有別的倫常之理。

在某天晚餐聊天的時候，我告訴柯倫，若想在台灣實現 camphill 的理想，會遭遇一個問題，大家會質疑在社區裡面工作、生活與照顧「村民」的同工，為何不先去跟自己的父母與家人一起生活、工作並照顧好他們？聽我這樣說，柯倫在餐桌前低頭沉思了許久，然後他看著我，與我分享路加福音裡的經文，耶穌曾對追隨祂的人說：「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凡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路加福音還有一段經文這樣說：「你擺設筵席，倒要請那貧窮的、殘廢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柯倫用十分虔敬的語調說道：「所以要照顧的，是那最需要的人，而未必是自己最親近的人，這是基督精神。」

我相信柯倫說的，camphill 的博愛精神與基督信仰有著深刻的連繫。但博愛精神若是普世價值，就不應受限於特定的信仰文化才對。此時此地，仍有太多最需要的人，得不到最需要的照顧；創造互助共生的社區，是許多人殷切的期盼！我們的文化中其實不乏「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因子，證嚴說：「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這句話就深深打動我，也和 camphill 的理念如出一轍。就算儒家，不也強調「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我閱讀 camphill 的文獻資料，同樣透露出兼容多元信仰的呼聲。我想，最後的答案，終究要拋開文化本位的包袱，聆聽靈魂最深處的召喚，透過堅毅的行動去追尋。

讓我們再回來探討 Botton 社區，它的挑戰又是甚麼？柯倫的答覆是：「人」。

社區是由二十戶左右的家屋(houses)組成，通常每個家屋由一對家長（house parents）來掌理，男的稱為家爸（house father），女的稱為家媽（house mother），這兩位家長可能是夫妻或伴侶，但也有例外。擔任家長必須是長期的同工，對內要能夠負起持家照顧的責任，對外還要參與分擔社區的公共事務，參加各種工作小組，維護整個社區的運作。

除此之外，忙碌的家爸與家媽還要執行政府社福部門要求的工作事項，落實對於弱勢村民的安全、健康照顧，以及對於同工的訓練，每週要召開家庭會議，建立檔案資料，還要接受定期的查核訪視。換言之，他們不但要扮演家長的角色，還要扮演政府委託的計畫執行者角色。因為社區經費的來源，除了民間的捐獻，主要來自政府社福部門提供給每一位弱勢村民的補助款，所以家爸與家媽還要扮演計畫執行者的角色，接受公部門的管理監督。換言之，Botton 的運作已經不是完全自主，必須仰賴公部門的資源，並接受後者某種程度的介入。

柯倫說，一些 Botton 的老同工在心態上仍不能接受政府的干預，認為那是一種國家對社區生活的控制與侵犯，尤其排斥社工來做家庭訪視和檔案查核。但是柯倫卻不做此想。他認為早期 camphill 的同工能夠在資源極度匱乏的條件下，但憑堅定的理想，胼手胝足將社區打造起來，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社區必須隨著歷史脈動不斷演化，才能永續發展。今日英國的 camphill 社區，既然必須仰賴公部門資源支持，就不可能不和公部門互動。既然如此，倒不如接受現實，好好發展良性的合作關係。若是對政府派來的訪查人員心存反感、態度防衛，反而啟人疑竇，讓人更想要挑出毛病，造成惡性循環，衝突對立。柯倫強調，「不要把人家當作官僚處處提防人家，而要用人對人的方式誠懇相待，對方也會如此回報。」

聽了柯倫這番話，心中不免唏噓，想到台灣教育運動的發展過程中，何嘗不是人的紛擾對立最難處理？原來大家都一樣哪！我從柯倫與薩拉身上，看到一種素養，就是第一時間當面溝通，釐清彼此的疑點，不讓誤解或負面感受發酵擴散。他們經常睜大眼睛看著你，要求說清楚講明白彼此的狀態，毫不閃躲掩飾。這種勇敢面對的態度，其實也

是最聰明有效的工作方法，不會等到誤會心結已冰凍三尺不得不處理時，才亡羊補牢。這是我們最普遍需要學會的功課。

最後，我想再說說我的家爸與家媽。

記得剛來的時候，柯倫還直白的對我說，他對於學術界人士的姿態作風不表認同，讓我頗為緊張，一直埋頭苦幹努力工作要證明自己的誠意。直到有次在餐桌上，柯倫對來訪的客人介紹，我來自台灣，是師資培育的教授，也是最好的工作夥伴，讓我心中十分欣喜。柯倫還打趣跟客人說：「虹飛是老師的老師！」。我接道：「那麼柯倫便是虹飛的老師！」他聽了頓時瞪大眼睛，愣了幾秒，然後露出淺淺的微笑。我想他也很欣喜我這樣說，因為他確實花了苦心幫助我學習。

這個男人，我一直猜不出他幾歲，因為從他的銀白頭髮與落腮鬍看來，應該有些年紀，但是他的炯炯目光與精瘦身材，尤其工作時候的靈活有勁，像是隻壯年的花豹。配上三十多歲美麗的薩拉，兩人恩愛契合，佳偶天成，更讓我無法判斷他的年齡。幾次想問卻沒開口，可能是怕知道答案以後，看到人家生機盎然，自己卻未老先衰，會衝擊到男性的自尊吧？

不過真相終須面對，在我快離開的時候，同樣有鮪魚肚的詹姆士告訴我，柯倫已經六十歲！我和詹姆士這兩個男人為此同感悻悻然，覺得他能把自己活成那樣，生命力如此旺盛，身心靈調合，實在令人難平！然而，靜心想想，道理其實很簡單，他就像B D有機農法栽培出來的植物一樣，整個生命的發展融於天地運行的能量之中，如何能不健康？

柯倫對我最大的啟發，是他這個人。他像一面鏡子，讓五十三歲的我不得不思考，六十歲的時候想活成甚麼樣子？我想像他一樣，很負責任地活在這個世界上。

再說說薩拉。作為優律斯美舞者，她散發著優雅的靈性美感；作為一位農婦，她內外打理刻苦耐勞；作為一位年輕的家媽，她更要照顧到家中每一個成員的需要，維護整體生活的品質；還有相關的社福行政業務也要她負責處理。她每天都很忙碌，有時顯得壓力很大，戰戰兢兢想把每件事情做好。我知道她毫無保留地投身在家媽的角色，奉獻犧牲。偶而看她空閒的時候，會拿著鉤針勾出漂亮的花飾。

她有口吃的障礙，一緊張就會卡在同一個字不斷重複著發音，但每次都勉力地克服

過去，把話講完。她是個不斷鼓起勇氣與自己的內在奮鬥的人。我對她有種尊敬，也有種心疼。她對東方文化有一種親近感，這是柯倫身上所沒有的。她的後頸上還刺了一個「安」字，想必裡頭有個故事，不過我沒問，只跟她討論了字的意義。她看到我的時候，會露出一種愉快開朗的笑容，讓我也愉快開朗起來。我離開的時候，她紅著眼送了我一個小紙包，裡面就是她鈎的那些小花飾。

我問柯倫與薩拉，要凝聚我們這一家子可真不容易，每個人都如此不同，而且又沒有任何親屬關係，他們是如何做到的？薩拉說，她希望使家庭中每個成員的生命得到發展。柯倫補充說，我們自己的生命也同時改變了。「這樣你們不是很辛苦嗎？」我問。「不這樣活著不是很乏味嗎？」柯倫說。

在 Botton 的最後一個週末，我們全家再次開車出遊。我坐在廂型車最後一排，看著坐在駕駛座的愛爾蘭人科倫，還有坐他旁邊的丹麥人薩拉，還有第二排坐著法國人伊辰、英格蘭的大衛、秘魯人費德，第三排坐著詹姆士、德國人馬琳娜和我。看著車上的這群人，心中感嘆，是甚麼因緣讓我們能夠齊聚於此，成為互相照顧的一家人？車子行經蜿蜒的鄉間小路，兩旁盡是寬闊的草原，還有許多綿羊散佈其間。大夥兒隨著車子上下晃動，邊聽著車上播放著民歌手 Carole King 吉他彈唱的” You’ ve got a friend.”，其中一段的歌詞是：

People can be so cold. They'll hurt you and desert you.

人們可以如此冷酷，他們會傷害你和遺棄你

Well they'll take your soul if you let them. Oh yeah, but don't you let them.

他們會拿走你的靈魂如果你讓他們那樣作，但你不要允許他們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你只要呼喊我的名字，而你知道不論我在何處

I'll come running, oh yeah baby to see you again.

都會奔你而來，來再看看你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all you have to do is call

不論冬春夏秋，你只需呼喚我

and I'll be there, yeah, yeah, yeah. You've got a friend.

我就會在那兒，你已經有我這個朋友

看著車窗外的白雲，忽然有種想哭的衝動。想著即將離開，心中充滿感謝。感謝這一群人這些日子帶給我的滋養和教導。回台灣後，等不及喘口氣就開學了，而且馬上接手要在新竹籌畫一所華德福的實驗學校。似乎這一趟 Botton 之旅，正是為了接下來的任務所作的預備。

相信與盼望，這會是一所互助共生的學校。

肆、 附錄：考察照片

	Bot ton 的地景
	社區的典型建築



農莊的鞋櫃



擠牛奶的牛棚



家庭餐廳的擺設



放養蛋雞的場所



社區運動會



織布工作站